

这是一个步  
开放在辽阔的云南  
彩云般亮丽，丝竹般欢乐  
就在这飘逸的文字，清幽的古韵  
尽情绽放在那片辽阔的红土地上



# 只道漫山是白云

云南高，云南宽，云南远，云南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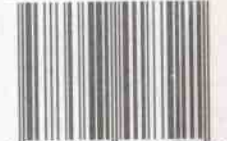
黎小桃 / 著

 中国城市出版社

那些山，并没有古松古柏、清溪急瀑  
更谈不上名坊庙宇  
只长满了竹子、灌木丛、小叶桉

远处的梅里雪山  
绵延得没有尽头  
山顶的积雪和云朵交融在一起  
似乎马上就有仙女从那里飘来  
说，扎西德勒……

ISBN 978-7-5074-1852-1



9 787507 418521 >

定价：24.80 元



# 只道漫山是白云

云南高，云南宽，云南远，云南艳

黎小桃 / 著

中国城市出版社  
·北京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只道漫山是白云 / 黎小桃著. —北京: 中国城市出版社,  
2007.3

ISBN 978-7-5074-1852-1

I. 只... II. 黎...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38658 号

---

策 划	王 立
责 任 编 辑	王月芳 唐 浒 旦霄鹏
装 帧 设 计	吕逸潇
封 面 绘 画	阮筠庭 郭早早
责 任 技 术 编 辑	张建军 阮中强 刘 岩
出 版 发 行	中国城市出版社
地 址	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(邮编 100073)
电 话	(010) 63454857 63275378 (营销策划中心)
传 真	(010) 63421488 63428244 (营销策划中心)
总 编 室 信 箱	citypress@sina.com 电话: (010)63455163
投 稿 信 箱	world66@263.net (营销策划中心)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北京普瑞德印刷厂
字 数	180 千字 印张 15.75
开 本	787 × 1092 (毫米) 1/16
版 次	2007 年 4 月第 1 版
印 次	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	24.80 元

---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。举报电话: (010)63455163



## 目录

1. 楚雄：火把节·猿人·僧 / 5
2. 大理：亘古的风花雪月 / 20
3. 丽江：艳遇无处不在 / 38
4. 香格里拉：瑰丽与危险并存 / 61
5. 怒江：水蓝蓝人艳艳 / 84
6. 腾冲：守望茶马古道 / 101
7. 德宏：黄赌毒与美丽爱情 / 112
8. 临沧：烘烤茶诗画 / 141
9. 思茅：病女侠 / 153
10. 西双版纳：载不动，许多愁 / 164
11. 红河：粉红璀璨的河流 / 186
12. 文山：刀光霍霍舞翩翩 / 203
13. 曲靖：野花·火腿·碑 / 218
14. 昭通：流淌在诗里的生活 / 229





## 云南高，云南宽，云南远，云南艳

盘古说，我开。女媧说，我补。于是鸿蒙初辟，黄帝与炎帝把肩锄禾，顺便也猎几头鹿，顺便就与媳妇们生下许许多多的男人和女人。

几千年之后，一个女婴呱呱降生，一边矫情地号啕，一边睁开黑豆小眼睛，肆无忌惮地偷窥这个阡陌纵横的世界。很多年之后，那个女婴一直思索：恐怕自己才一出生，幼稚灵魂便在行走。

那时的很多年之后，就是现在。那个女婴，就是我。我叫黎小桃。小学五年级，读完厚厚一本《西游记》，合上书，垂目敛眉半晌，突然鱼跃而起，抚掌而笑——终于明白：自己要么是足踏云朵的孙行者，要么是脚踩风火轮的红孩儿。

昆明是个好地方，四季如春，满城花香。昆明天天吃米线，天天念叨一句杨升庵的诗：天气常如二三月，花枝不断四时春。生长在这样一个大温室花园里，不出门去游走，似乎有冷落春城之嫌。于是，昆明城内的翠湖、园通山、东寺街西寺巷，以及早年繁华得不得了的“全景”（类似于香港的铜锣湾），无一不是童年的我含一根冰棒，看了又看，看了又看的欢乐园。

年纪稍大点，便与同学吆三喝四，成日置学业于不顾，攀爬附近的西山、金殿后山、黑龙潭等。那些有山有水有声有色的日子，早已沉淀在少年时代的记忆深处。随意撩开记忆一角，春城旧景便梦一样汨汨地流淌开来，湿润着一片暖融融的心肝。

小学时，我有个关系最好的同学，叫赵敏，我俩经常一起去爬金殿



后山。那些山，并没有古松古柏、清溪急瀑，更谈不上名坊庙宇，只长满了竹子、灌木丛、小叶桉、茅草、野菌。我们躺在山间，听小风吹来，哗啦啦一片乱响，令我们寂静而卧，哑口无言。有次夏天中午，我俩躺得无聊，满山跑着采野菌。赵敏斩钉截铁地保证其中一种白色小菌可以生吃，而且爽脆可口。那还等啥！我俩立马就嚼着干掉几朵。结果我们中毒了！眼前全是跳舞的小人儿，亮晶晶地跳来舞去。我们一头倒在山上昏睡过去，直到深夜三点钟才醒过来。那个冷啊，夜风一阵疾过一阵。我们捡些干茅草盖在身上，瑟缩在灌木丛中，眼巴巴盼望天亮。幸好山上没有老虎豹子，不然，不被冷死也被吓死咬死。惟一见到的动物是一只尾巴硕大的松鼠，吱吱地在我们身边窜来窜去，有时它还停下来，蹲在旁边，跟我们大眼瞪小眼。凌晨我们连滚带爬回到家，除了得到父母一顿臭骂之外，还得到两只黑眼圈。后来我们再去金殿后山时，打死也不找野山菌了，就让它们采天地灵气，自生自灭、自艾自怨吧。

上了中学，才知道人文景观这一说。五百里浩瀚滇池，因文革时“围海造田”运动，只剩区区二百余里。现今站在大观楼上极目远眺，虽然浩瀚不再，幸好还能品阅孙髯翁的180字《大观楼长联》。在这幅蜚声海内外的“天下第一长联”里，五百里滇池胜景得以昨日重现。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之于我，犹如鱼和熊掌之于孟子，实在难以二选一。值得庆幸的是，云南无数的高山河流，民族风情，历史遗痕，处处人文自然，也处处自然人文。有外地朋友到昆明来，我总会手指花朵遍铺的大街说：云南4000万人口，少数民族有三分之一。也就是说，你眼目前的人，每三个中就有一个是少数民族。

大学毕业后，我的同学们风流云散，飘向祖国或者地球稀里糊涂的角落。留在云南省内的大部分同学，做着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的职业。有的风生水起在业内成为一方霸主；有的像一个铜板丢进水中，叮当一声微响之后，了无痕迹。今年一次同学聚会，居然有三分之一的同学到齐，大家握手言欢，推杯交盏之间，同学问我：孙行者，这两年你翻了几千

几百个跟头？走了几千几百里路？我立马低头掰手指计算，连脚趾头也用上，终于算不清楚。只得喃喃说：所走颇多。同学又问，说说心得。又喃喃回答：心得全无。

哪里会有什么心得呢？毕业后一头扎进人民的汪洋大海，借工作之便游览的那些景致，无非是祖国的名山名川，名寺名馆。我认为，就算从没去过黄山的人，只要翻翻旅游小册子，便会像去过一百次那般，跟人吹牛说：黄山啊，奇古清幽，美得很，最美要算那棵迎客松，绝啦！你听得出虚实端倪么？

同学聚会上，有位楚雄彝族自治州的同学热情邀请我：来我这走走吧，刚好快到火把节了。我说：熊熊大火，烧死我咋办？同学说：你不是孙行者么？太上老君千度高温的炼丹炉都闯过来了，还怕在小小火把节上翻了船？是啊，怕啥呢？就算万一烧死了，做一只涅槃的凤凰也不错嘛。楚雄在滇北，顺着楚雄往西走，可以到大理、丽江，再过去，可以到香格里拉，再顺着……环绕云南一圈，最后从滇东北昭通市回到昆明，那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事情。

想法仅仅是想法，要去行动就发现有困难了。首先我是个俗子，俗子必须生活工作，吃喝拉撒一样都不能精简。我的老板又是一位改良版的周扒皮，成天在我们的工作间瞪着血红的双目走来走去，恨不得榨干公司员工的最后一滴汗一滴血。有时气苦了，真想孙行者般从耳朵里掏出一根金箍棒子，大喝一声，朝他一棒打下去，血溅五尺，尔后长笑一声，收拾收拾施施然离去。这年夏末，由于公司的错误，影响到我一笔收入，终于跟老板放开大吵一架，随后辞职出来，心灵几乎受到毁灭性打击。那段时间，郁闷得很。我变得愚蠢、烦躁、易怒，对陌生人冲动好斗，对家人朋友粗鲁无礼。当是时也，我做无可做，想无可想，像一只关在铁笼里的困兽，总是无法平静下来。于是我穿上鞋子出门散步，可没等走到街角，就后悔不该出来，随即返身回去。翻开书，试图读上几页，但很快便发现国学者们的陈腐滥词，名作家们的装腔作势，网络文



学的浮躁稚嫩，连最喜欢的李清照，都嫌她过于多愁善感。把书狠狠地扔在废纸篓里，嘘一声赶走缠在身边的小狗，带上钥匙，穿上鞋袜，再飞起一脚踹上门。出门，顺着盘龙江一直往下走。盘龙江浑浊不堪，臭不可闻，走半天累了，趴在桥栏上放声大哭，几欲投江了断。四处观看没有人，忽然放开喉咙，击节大唱：“走江边，满腔愤恨向谁言？老泪风吹，孤城一片，望救目穿，使尽残兵血战。寒涛东卷，万事付空烟。精魂显大招，声逐海天远……”歌声从江面上远送出去，被风刮得时而断断续续，时而清亮悲愤。想想倒也笑起来，有这副好嗓子，何不去戏台上反串做大花脸？或者找块麻布片披了，择一闹市区，放开了喉咙大叫：“老爷太太，施舍些残羹冷饭，救救我这个不知所谓的小混蛋吧。”倒也饿不死我，哪里就至于要效仿屈原大夫恨投汨罗江呢。

不需要逃脱。为什么我要逃脱？

神奇的七彩云南，39.4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大地，满天都是孔雀凤凰，满地都是鲜花嫩草，满街都是活蹦乱跳的滇人，我为什么要坐在家躺躺在床上长吁短叹，哀婉悲恸，更犯不着撵鸡骂狗，捶桌子打板凳。黑夜降临，就算看不见苍茫的高原红土，静静冥想，纤纤素手托腮凝思，温情脉脉，泪眼朦胧。穿越时空隧道回首幼年、童年、少年时的“孙行者”行程，回忆的浪花，像一朵一朵巨大的白头浪汹涌而至，将我摧毁，将我颠覆。

泪水潸潸中，开始看见：云南高，云南宽，云南远，云南艳。

第二天，我打了个电话给楚雄的同学：“喂，我要一脚踩遍小云南，历时半年，第一站是你们楚雄。”

是为序。



## 楚雄：火把节·猿人·僧

### 1

“你来自云南元谋，我来自北京周口，让我们紧拉毛茸茸的双手，直立行走。”

去年夏天，一位叫王鹏的北京朋友对我如是说。人类历史第一页从距今170万年的元谋人翻开，比北京周口店人早了一百多万年。王鹏很是油然神往，跟我说：“咱们演绎一场穿越时空的爱恋吧。”说完对我伸出手。他的手红润健康，我的手嫩如葱根，都没有毛茸茸的状态。我像淑女般矜持，并未伸手一握。现在回想，遗憾得很。一失手成千古恨，再回首已百年身。

七月流火，天气渐渐转凉，我坐在由昆明开往楚雄州元谋县的大巴上，沿途闪过大片大片开得妖烧的野花。车速很快，隔着车窗，虽是只看得一鳞半爪，但那些五颜六色的小花蕊，依旧幻化成元谋猿人亮晶晶的眼珠。我的手扇过红土高原，狠狠地摸了元谋人的脸蛋一把。170万年前的猿人，对我咯咯咯娇笑。

元谋县城不大，除了街上穿彝族服饰的人让我眼前一亮之外，它跟中国其他小县城没什么两样。我只花了一小时，便将整个县城逛了个底儿朝天。然后，买一个西瓜，坐在街边大啃，跟西瓜大伯闲聊。

我问他：“你常吃西瓜么？”

西瓜大伯有点忧郁：“吃啊，吃得都想吐了。”

“你是连籽儿一起吃呢，还是一边吃一边呸呸？”

西瓜大伯茫然想了半天，说：“没注意呢。”



我掏出两元瓜资给他，一笑而去。西瓜大伯还瓷在那里。

街头巷尾，开着一树树金红色的花朵，碎小，却极其繁茂蓬勃。问了本地人，才知道那是木棉花。

我惊问：“木棉花？木棉袈裟？”

那人骄傲地一仰头：“就是！以前和尚的袈裟，就是用木棉花绒织成的！”

欧麦嘎得！和尚居然辣手摧花！

小时候，曾把凤仙花瓣捣碎，包在指甲上，半小时后，指甲便被花汁儿染得红粉粉的。张开十指四处找人炫耀：看！凤仙花开在我手上！

木棉树高高矮矮，我跃跃欲试，想去摘两瓣花朵下来，把我的白衬衫变成红袈裟。可惜街上行人甚多，很怕被他们当作采花大盗收拾，只得悻悻作罢。一走一回首，怅然若失。

元谋县城距离大那乌村十来公里，无论如何我也要去看看发掘元谋化石之地。下午三点，左等右等巴士始终不来，最后心一横，挤上一辆由小卡车改装成的载人车。乘客大都是散集回家的大那乌村民，抱着背着满载而归的货物，满足地笑。卡车的货斗左右，各放着一排长铁椅子，上面坐满人，铁椅子的空隙处也站满人。我坐在铁椅上，几乎被憨实的村民们挤成一张照片。我左边是一位中年妇女，抱着个一岁左右的孩子，孩子丝毫不受影响，呼呼酣睡。右边是个老大爷，大爷双腿间夹着一只鸭子，鸭子似乎并不情愿被挟持，一路上不断挣扎，嘎嘎叫唤。每叫唤一次，几片鸭毛便朝着我的鼻孔袭击过来。鸭毛轻轻软软，扫得我鼻子痒酥酥的，我一打喷嚏，左边熟睡的孩子便几欲惊醒，抡圆了小腿踢在我腰眼上。我的背包大，占了很大块地方，上车时，车主很不高兴，他义正辞严地说：“我的车只载人载货！”我看着这辆改良版客车啼笑皆非。后来我补了三元的货票他才嘟着嘴作罢。但他异常聪明地安排了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坐在我的背包上，也算物尽其用了。小男孩高高盘踞在背包上。小眼睛扫视芸芸众生，捏一张大油饼津津有味地吃着，油汁



顺着胖乎乎的小手滴落在背包上，我看一眼，心就痛一下。最可怕是挤在正对面的人，离我的脸顶多只有半尺，彼此呼出的热气都能感受到。把头扭转也不行，左右同样是半尺距离的人脸。万般无奈，只好和对面那人大眼瞪小眼地对视着。李白，我的神啊，“相看两不厌，惟有敬亭山”啊。

改良版小卡车一路颠簸，终于到了大那乌村。往北上山走500米，便到了元谋化石发掘之处。那两粒男猿的牙齿化石早已被送去博物馆珍藏，只留下几个张着大嘴的深坑。我挑了一块扁长石块做挖掘工具，希望能挖出一件惊世骇俗的元谋人头盖骨或者膝盖骨出来，让我的朋友张三李四王麻子们崇拜我。忙活半天，结果挖出一只不知道名字的小土虫，吓得一屁股坐倒在地上。

山间静谧，空气清新。不时有白色和黄色的小蝴蝶在头上身边飞来飞去。

以前在昆明世博园里看过蝴蝶标本展览，千万只蝴蝶尸体陈列在玻璃柜里，看得心情很是低落，思维变得恍恍惚惚，认定那是梁祝第二次摧折的爱情。唉，不知庄子那只蝶儿死了没有。

我伸泥巴手去抓小蝴蝶，刚刚触到它柔软的翅膀，它敏捷地翻身飞开，沾了一手的翅膀粉。

我深情款款唱：“亲爱的，你慢慢飞，小心前面带刺的玫瑰……”

小蝴蝶们置若罔闻，撒着欢飞着，飞着。

梁山伯与祝英台还是很幸福的嘛，殉情之后，变成一对美丽的蝴蝶，扇着美丽的翅膀，在美丽的蓝天下自由地……交配。

元谋县城西行20公里，再折道向南，便到了著名的“土林奇观”。顾名思义，土林——泥土做就的森林。

放眼望去，一片火红色泥沙森林，与青郁郁“石林”相比，土林色彩灿烂，艳丽欲滴。仿佛是某一天，老天爷闲极无聊逛到元谋，突然发现原本在宜良县境内的“石林”竟然移民到了元谋，老天爷大吃一惊，一口鲜血吐到土林上，土林从此被染浸得艳若天边霞。

如果说石林是哪位男巨人挥动宣花大板斧劈出来的话，那么土林，便

是由一位女巨人用一捧捧细沙慢慢精心堆砌而就。踏在沙石铺地的红土上，看那一根根拔地而起的泥土巨柱，如土芽，如古堡，如尖笋，如铁帽……有的从正面看，是逃离尘世无污浊垢染的肃穆圣堂，从侧面看，又变成深微幽远鸟语花香的世外桃源了。天然造型的土林，伫立旷野，像一个个古远而缱绻的梦，一旦入睡，便不愿复醒。

千万不要以为泥沙做就的土林是轻曼脆弱的，经过几千万年的地壳运动形成的土林，看上去似乎一手指就能戳个洞，事实上它比顽石还坚不可摧。高原烈日，紫外线刺透厚厚云层，狠狠地向我怒奔而来。我戴一顶大草帽，骑一匹矮头瘦马，作势挥动马鞭子，像一个倜傥的中世纪骑士，穿行在峻峭雄浑的土林之中。多么盼望全部土林能在这一瞬间崩溃倒塌，将我覆盖，将我吞淹。那么，我就能像卡夫卡那样写下一则著名的日记：土林倒塌……下午睡觉。

## 2

僧为帝帝亦为僧，数十载衣钵相传，正觉信然皇觉旧。

叔负侄侄不负叔，八百里芒鞋徒步，狮山更比燕山高。

这副对联悬挂在武定县境内狮子山的正续禅寺内。僧为帝的那人叫朱元璋，负了侄的叔是他四子叫朱棣，不负叔尔后帝为僧的是他孙子叫朱允炆。“靖难之役”，大明皇宫熊熊烈火，朱允炆神秘地失踪了。他去哪了——他被亲信救出后在狮子山“帝亦为僧”了。

历代君王中，我最喜欢明朝的皇帝们。明熹宗朱由校，不爱皇位爱木工，置政事奏章而不顾，成天握一把小斧头小锥子，东劈西戳，生平最大的成就是做成几件木推车、木桌子。明武宗朱厚照，玩得那叫一个离谱，换成今天的话说叫——酷。他在宫中模仿街市的样子建了许多店铺，而他自己扮演卖猪肉的屠夫，宫女太监们妆成赶集的农夫农妇：大白菜喽三文钱一斤！猪下水十文钱一副！您看准喽不好不收钱！他还是个官迷，在西巡的过程中，武宗皇帝曾遭遇蒙古的小股部队，并与之交火胜利。他非常高兴，并封自己为“威武大将军”。遍观中国历史，放着



皇帝不做而愿做将军的恐怕只有武宗一人。明神宗朱翊钧，懒到令人拍案惊绝，他曾不理朝政28年，内阁多半位置空缺，很多重臣苦巴巴等了一生，也没有见过皇帝的样子。他的庙号神宗，意为神龙见首不见尾，难得一见。这些生动得不得了了的皇帝们，为明朝涂抹上“性情中人”这有趣的一笔。

去狮子山的公路九转十八弯，沿途虽有山花开得满坑满谷，飞鸟叫得娇脆可人，我却闲情逸致全无。蜿蜒盘旋的弯道像一条在火锅里被烫得稀烂扭曲的鹅肠。我忍了好久，终于忍不住趴在车窗上，把头伸出去大吐特吐，呕吐声令旁人厌恶不已，我哪里管得了这许多。有个人霍地站起来对我说：“你吐完没呀？”我唏哩哗啦吐得神清气爽，煞白了小脸，笑嘻嘻跟他说：“Over！”一位中年阿姨看不过去，跟那人说：“晕车也正常嘛，除了司机，谁都可能晕车。”话音刚落，司机趴下身吐起来，吐完苦着脸对我们说：“谁说司机不晕车？”全车人绝倒。

一路行一路吐，正续禅寺终于雄壮威严地站在我眼前。四千多平方米的殿宇建筑，寺内外随处可见百年古树，奇花异草。这么一个清幽静雅之处，想必建文帝定是乐不思明。

那副烂熟于心的对联，真真切切就猛然蹦进眼珠里来。反复念读，细细品嚼，眼泪就差点流下来。朱允炆21岁登基成为大明第二代皇帝，仅仅四年，便使暴虐的大明帝国初具有人性曙光。永乐打败了建文，叔叔打败了侄子，凶残打败了善良。兽性VS人性的胜利，中国历史上已经上演很多次，惟独这次，令我无限哀怅。当年狮山，朱允炆黄袍褪下僧袍加身，他的心，定是沉静如水。

正在泪眼朦朦唏嘘不已，身后一声咳嗽，转头看，一个六十来岁的老和尚在我身旁的菜园锄草。

我走过去，蹲下来问：“你说，建文帝真的在这出家吗？”

老和尚说：“六七百年前的事，谁知道。”

“那为啥都这样传说呢？”

“传说嘛，捕风捉影而已。”

“那也得有阵小风有个鬼影才能捕捉呀。”

老和尚瞪了我一眼：“你这个小姑娘，是不是野史看多了？”

“哼！你这个老和尚，都2006年了，还为大明朝保什么密呀！”

老和尚不理我，低头仔细地把杂草一棵一棵从青菜旁边拔出。

山间有个小宾馆，倒不贵，一百元一天的标准间。周围古树环绕，华盖成荫。晚间坐在床上看电视，只觉得周遭寂静得很。山风阵阵吹打在窗子上，咣咣作响。不知是电视里的声音还是挟着风声飘过来的声音，恍惚间，一个男声隐隐约约呢喃：“奉天靖难，以清君侧……”

我大骇。难不成是朱允炆鬼魂显现？吓得抱住枕头瑟瑟作抖。宾馆不提供布娃娃，我一向把枕头当布娃娃使用的。还好我是个没心没肺的人，害怕了一会儿，因旅途劳顿而倒头大睡。

第二天在鸟鸣声中醒来，天光白亮，朗朗乾坤，又何曾再见到一个鬼影。

估计这个小宾馆没什么人来住宿。餐厅冷冷清清，除我之外，只有四五个食客零零落地散坐进食。大约是我们这几个吃客打搅了她的清梦，服务小姐一脸不高兴地问我吃啥。

我问她有啥吃的，她说啥都有。

口气那么大！我吃了一惊。我掏出钱包拍在饭桌上，跟她说：“给我上一桌未经简化的满汉全席，谢谢。”

服务小姐脸上露出愠怒之色，又慢慢脸红，似乎满汉全席是她提不得的隐私，被我一语道破，于是羞怒起来。

我终于不忍，拍拍她的肩说：“算啦，给我上个羊肉火锅吧。”

早餐吃火锅的人应该不多，服务小姐像见了怪物似的偷看我一眼，逃也似地跑了。

嘿嘿。

羊肉火锅上来了，清汤寡水不说，羊肉尽是些边角碎料，我像经商



下海捞世界的奸商那样捞了半天，也没捞到一块整齐厚实的羊肉，只得长叹一声放下筷子。吃什么羊肉嘛，去寺里偷老和尚的白菜吃也许更美味。

我还真想去偷老和尚的白菜，蹑手蹑足走到菜园子。

园子里一片青翠欲滴，小白菜们排列齐整，像小学生似的迎着晨风蓬勃成长。老和尚却不在，估计是在念经，要不就是睡懒觉。

折回头，顺着墙根找过去，便到了正续禅寺大殿。大殿两边是出售寺庙资料和旅游册子的小屋子。老和尚坐在其中一间，挥着鸡毛掸子打扫灰尘呢。

我走进去，柜台上搁放着一溜儿的各色佛珠子。我说：“早哇，老和尚。”

老和尚一看是我，也笑起来：“早。”

我伸手摆弄那些佛珠子，说：“你看看，七零八落的，一点也不讲美学。”

老和尚说：“佛珠本身就是美的，还要怎么美学？”

我说：“你不懂，美还要美上加美，”顺手替他重新摆放好佛珠说，“你看，一串大珠旁边摆串小珠，这叫不对称美。就像老和尚一定得和小和尚站在一起。”

老和尚哈哈大笑。

我鬼鬼祟祟跟他说：“昨天夜里我听到朱允炆说话了，他一直说奉天靖难以清君侧。”

老和尚又不理我说疯话了，埋头看一本经书。

我求他：“陪我聊聊嘛。”

老和尚说：“我没空，又要看经书又要卖佛珠。”

我看到柜台下有一副象棋，便跟他说：“我跟你下棋，好不？”

老和尚吃了一惊，从经书上抬起头来：“你会下象棋？”

我说：“象棋围棋军棋飞行棋，只要是棋我都会下，象棋虽然是最菜的，但对付你足够啦。我就勉为其难跟你下几盘指导棋吧。”

我骗了老和尚，其实象棋是我最精通的棋类，去年象棋大师胡荣华



到昆明，我有幸与他下过一盘，我还吃过胡荣华一个小卒呢，我的棋友们都嫉妒得眼睛充血。

摆好棋子，我执红子，他执黑子。捏起一只“炮”，我说：“先说好，我每输一盘便买你一串佛珠。你若输了就要告诉我关于正续禅寺与建文帝的故事。”

老和尚得意地扫视了柜台上的佛珠们一眼，说：“那我今天是碰上大香客了，可惜佛珠不够卖啊。”

我不答话，排开阵势厮杀起来。我排出一个“雷公炮”阵势，连环马跳在两炮前，双车并上，其势也汹汹，其攻也猛烈。老和尚是出家人，性情淡泊，习惯了守多攻少，大约没料到一个小姑娘会像扈三娘那般凶悍残忍，一时间老和尚差点抵挡不住，苦着脸在那儿冥思苦想，一张老脸涨得红彤彤，像两朵燃烧的火焰。我很想找一支烟触到他脸上，看点得燃不。哈哈！

可惜，欢乐总是短暂的，老和尚折掉一只车破了我的雷公炮，随后有守有攻，细水长流，渐渐干掉我的两马、一炮、一车。我只好乖乖地举手降服，买下一串佛珠子。

那串佛珠子又长又大，戴上它，珠尾直拖到我的肚皮。我憨厚地跟老和尚说：“二师兄，我是沙僧。”

老和尚忍俊不禁。

接着摆棋再战。老和尚含蓄浑厚，不张不扬的，便赢了我十几盘。我看着愈来愈薄的钱包，数着愈来愈多的佛珠子，想着无论如何要赢他一盘。老和尚不谙世事，大约不知道胡荣华是谁，于是我使用胡荣华的反宫马，两只小马儿如孪生双胞胎，连环并肩，在他禁区内如入无人之境，前踹后踢，左奔右跑。最后他的“将”望马兴叹，垂头待宰。

我兴致勃勃：“快，说说，建文帝在正续禅寺时的故事。”

老和尚摇头不语。

“喂！你不是要耍赖吧？”